

高不忠 黄仁柯 著

三 星 將 軍 的 生 死 抉 擇



不忠 黃仁柯

三星將軍的 生死抉擇

中國文藝出版社

三星将军的生死抉择

高丕忠 黄仁柯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浙江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插页 **288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59—0823—5/I·566 定价：3.85元

内容提要

这是海内外第一部反映云南起义这一传奇性历史事件的长篇小说。它以丰富翔实的史料披露了国共两党高层领导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生动客观地描述了蒋介石、李宗仁、蒋经国、张群、毛人凤以至龙云、沈醉等人各具特色的鲜明形象；历史地再现了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在这一事件中的机智风采。它一反以往关于起义题材的传统写法，着意刻划了三星将军卢汉在起义前后矛盾复杂的心理冲突，富于强烈的戏剧色彩。同时也勾勒了交际花、小姨太、特务、刺客、流氓、打手的不同神态。小说语言质朴风趣，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目 录

第 一 章	这盘“棋”从何下起·····	(1)
第 二 章	再下一笔赌注·····	(11)
第 三 章	蒋公的紧急召见·····	(19)
第 四 章	血染南屏街·····	(26)
第 五 章	A—6行 动 计 划·····	(31)
第 六 章	神秘的传信人·····	(36)
第 七 章	谁解燃眉之急·····	(43)
第 八 章	“福尔摩斯”·····	(51)
第 九 章	卢汉隔墙辨真伪·····	(56)
第 十 章	死里逃生的使者·····	(62)
第 十 一 章	石林巧摆迷魂阵·····	(72)
第 十 二 章	三个黄埔军人·····	(80)
第 十 三 章	在战场的另一个侧面·····	(89)
第 十 四 章	先下手为强·····	(96)
第 十 五 章	一个篱笆三个桩·····	(104)
第 十 六 章	龙云击来的一掌·····	(112)

DP80/12

第十七章	李宗仁设计镇云南	(118)
第十八章	现在还轮不到你	(124)
第十九章	A—6动起来了	(130)
第二十章	枪响前来了命令	(138)
第二十一章	俞济时三进春城	(144)
第二十二章	炮口对准五华山	(152)
第二十三章	“太子”的使命	(158)
第二十四章	斗胆虎穴行	(166)
第二十五章	甩“纱帽”的学问	(172)
第二十六章	“九·九整肃”的开场锣鼓	(178)
第二十七章	追杀杨杰	(186)
第二十八章	老夫子误入罗网	(193)
第二十九章	三颗绿色信号弹	(199)
第三十章	毛人凤督阵	(206)
第三十一章	在夹缝中穿行	(213)
第三十二章	杨杰将军之死	(221)
第三十三章	下一个目标是龙云	(228)
第三十四章	“周郎妙计安天下”	(236)
第三十五章	毛人凤将卢汉的“军”	(245)
第三十六章	“借刀术”碰上“缓兵计”	(253)
第三十七章	伴君如伴虎	(260)
第三十八章	目标轮到了卢汉	(269)
第三十九章	天外突来的消息	(277)
第四十章	代总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84)
第四十一章	各自拉紧了弩弓	(293)
第四十二章	还有十天时间	(303)

第四十三章	半路杀出“程咬金”	(310)
第四十四章	山雨欲来	(319)
第四十五章	我们起义了	(327)
第四十六章	瓮中将军	(337)
第四十七章	“狐狸”易降“虎”难驯	(345)
第四十八章	留给张群的“华容道”	(352)
第四十九章	卢汉巧解“连环扣”	(361)
第五十章	炮火中的“百足之虫”	(369)
第五十一章	小姨太的旗袍	(374)
第五十二章	最后堡垒的毁灭	(381)
题外后语		(391)

第一章

这盘“棋”从何下起

一九四九年七月，江南塞北已是酷暑炎夏，春城昆明却依然一派春光。满街绿绸飘舞，满城百花吐艳。真所谓，春城四季皆飞花。

然而此时，五华山上有一人却象遭了霜雪的黑山茶，有点蔫不唧儿的，没精打采。他常常心烦意乱地爬上光复楼瞭望台，留恋地看着自己统辖的领地：西边，银亮一片是明净秀丽的五百里滇池；东岸，绰约可见的长廊幽径、水榭楼台，那是清代孙髯翁题写长联的大观楼。“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他也在感叹这千年历史，沧桑瞬变。遥望对岸，是高耸蜿蜒的西山，从此向南，山峦叠嶂，林木苍翠，由南向北静卧着一位睡美人。那苗条的身材，高隆的胸脯，端正的面庞，栩栩如生。千尺秀丽长发，从西山龙门绝壁一倾泻入清澈的滇池。就在这秀丽动人的睡美人身旁、奇丽峻峭的西山脚下，有着他静谧的别墅。这时，一种失落感向他袭来。每当这时，他又无心再往下看下去。

回到办公署，一会儿呆坐在皮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狠吸着香烟；一会儿又倏地站起，背剪双手，耷拉着短平头的脑袋，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就象是暗夜滇池里的一叶孤舟，飘飘忽忽不知去向何方。

谁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曾威名显赫过的国民党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现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三星上将卢汉，字永衡。

最近几个月，他一直是六神无主，坐立不安。紫红色的脸膛上总是覆盖着一层阴云，急得夫人龙雨清不知流过好多眼泪。

他也知道这种忧郁烦躁对他的胆结石症十分不利。前几年在重庆动手术的时候，医生一再关照：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尽量少发脾气，忧郁急躁是最伤肝胆的。他也企图让神经振奋起来，让心情开朗起来，可是总也办不到。

有什么办法呢？时势发展剥夺了他开朗欢快的权利。局势如麻，局势如麻呀！

近一段时间，情势在急骤地变化着：长江天堑失守，南京、上海被占，解放军马不停蹄地向两湖、两广进军，形成了向云、贵、川、康逼进的态势，山高皇帝远的云南陷入了何去何从的境地。作为“云南王”的他，又怎能不心焦如焚呢？尤其是近日来，春城街头流动着一种紧张气氛。《南京政府彻底覆灭》、《云南向何处去——敦促卢汉先生》等号外、传单，已公开或半公开地在昆明街头巷尾传递，整个昆明象开了盖的蜜蜂箱，工厂、学校、贫民区的老百姓，一个个交头接耳，脸上都闪着一种诡谲的光。有的厂区和学校还传出了“山那边有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的歌声。工商

界、金融界也开始骚动，一些巨商大贾、金融寡头纷纷降价拍卖商品，转卖地产，准备逃往香港、缅甸或海外。政界也不安宁，一些头脑活络的家伙已在悄悄地谋划着，打算着各自的后路。当然，最令人头痛的是军界，共产党都打到鼻子底下来了，还都他妈的争先恐后跑到云南争地盘，好象云南是块谁都能夹的一块肉。小小一个昆明，光国民党中央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就有五六个团，外加空军第五军区，国防部保密局（即原军统）云南站，以及正在向云南开进的八军、廿六军……差不多十万之众，虎视眈眈地压得人们气也透不出来。相比之下，他自己手下的省保安司令部、昆明警备司令部却只有三个保安旅、九个保安团，缺枪少弹。同中央军相比，不能不相形见绌。而从贵州向云南开进的八十九军，才到贵州的晴隆又发生了火并……

所有这些都剧烈地冲击着他，使他不能不发出“这盘棋从何下起”的吁叹，不得不郑重考虑今后的道路。

他戎马生涯几十年，现在虽然只有五十开外，却已出现了疲困的感觉。他原是云南昭通彝族的一个普通青年，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反抗清廷的革命行动。由于他憨厚诚实，吃苦善战，1912年以准尉官阶被保送进入云南讲武堂。以后跟随龙云，还参加过北伐。蒋、冯、阎大战时，奉蒋介石之命兵出广西，为蒋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蒋的恩宠，一步一步擢升为六十军军长、三十军团军团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统领官兵二三十万。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日军投降时，蒋介石委任他率第一方面军到越南受降。可是滇军一走，蒋介石就派杜聿明兵围五华山，迫使龙云下野。龙云下野后，蒋介石立命何应钦飞往河内做说客，

要卢汉前往昆明接替云南省政府主席职位。他没有接受，一则他过去一直是龙云的部属，他和龙云又有至亲关系，龙云的母亲就是他夫人龙雨清的姑母。因此他不忍“虎口夺食”；二则蒋只要他去接任省政府主席，没叫他兼任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他不愿当光杆司令。蒋介石见他推诿，正中下怀，便命自己的亲信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省主席。谁知这个李宗黄“黄手黄脚的”，上任伊始就制造了“李、闻”事件，弄得天怒人怨，不出一个月就被赶出了云南。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再请卢汉出山担任省主席。卢汉是土生土长的，在云南苦心经营几十年，在地方派系势力里，他有一定的影响，加上上任之后采取了一些缓和政策，很快就稳定了云南局势。连蒋介石都不得不出来讲好话：“治理云南非永衡不可。”

目前局势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这个曾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过关斩将的风云人物，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死棋，死棋！”

他叨念着，忧虑着，思忖着，不由自主地又在屋里默默地踱了起来。忽然，他眼睛一亮，看到紫檀木的办公桌上摆着两张油印的传单，烦恼的心又不禁紧缩了一下。

这种传单，属下早已报告过。当时他并不在意，认为只不过是共产党的一种宣传攻势罢了。可是现在它竟然出现在三星上将的办公桌上，不能不使他惊奇和兴奋。地下共产党的攻势已经攻到自己的眼皮底下了。

他看了一眼传单，纸张很粗糙，字迹却十分端正，正飘飞着油墨的清香。一看日期，正是刚刚出版的号外。他很想知道往下看，但又有点害怕。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有时他还真想同这些传单的主人亲近亲近，听听他们的高见。但想

到自己在云南民众眼里的“战犯”身份，他又有点颤慄。现在，既然这神奇的玩意儿已经飞到了桌上，总要瞟它一眼，知己知彼嘛！

他出于好奇，抱着企图从中找到排忧解难办法的心理，缓缓地踱到桌前，弯下身軀疾速用眼光在传单上扫了起来，第一张是《南京国民政府覆灭》的捷报。这消息他已知道，不必再看。他紧紧盯住的是《云南向何处去——敦促卢汉先生书》。前面一段讲局势，他也无心看，他急着要寻找的是他所期望知道的东西。突然，中间一段文字跳入他的眼帘：“摆在卢汉先生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何去何从由卢汉先生抉择：一条是，继续跟着蒋介石顽抗到底，和蒋介石一起被历史潮流埋葬；第二条是尽快逃跑，跑到外国去当‘白华’；第三条是，申明大义，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率部起义，迎接解放……”

看到这里，卢汉心里倏地热了一下，但很快热度又消逝了，似乎觉得自己是在偷看不该看的东西。他顿时警觉地左右瞟了一眼，果然发现警保处长邱怀其站在办公署窗外。一种危险的威胁感突然从心中升起。这邱怀其是老主席龙云下野后留下的，是地道的本地人，早就参加军统，与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沈醉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忽然想到，这两张传单会不会是沈醉他们搞的连环套？知人知面不知心。对这些“梁上君子”得多多留心呢！要不，脑壳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想到这里，他抓起传单，“嘭”地把桌子插了一拳，厉声叫喊着：“来人哪！”

邱怀其急忙跑进屋，笔挺地站在卢汉办公桌前。卢汉紫红色的脸膛胀成一片青紫，两眉倒竖，对着邱怀其大声质问

着说：“这共产党的传单是哪里来的？”

“这，这…这…不…不…不知道！”邱怀其哆哆嗦嗦地说。

“不知道？要你警保处长干什么吃的？给我查！”他一把将传单扔到邱怀其的面前。

邱怀其俯身拾起，口里应着：“是！是是！”转身向门外溜了出去。

看邱怀其拿着传单走远了，他才稍稍安定了一些。背剪着双手，又开始了永无尽头的踱步。直待太阳贴近西山，脑海里依然一团粘粥。一盘棋乱糟糟，不知从何下起啊！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在烟雾袅绕中走到电话机旁，要总机快接保安三旅旅长龙雨汇。

龙雨汇是他的妻弟，黄埔八期的学生，原在九十三军任副军长。九十三军在东北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机敏的龙雨汇逃到了国外，辗转香港、越南回到云南。卢汉委任龙雨汇为驻在身边的保安三旅旅长，跟随左右。龙雨汇为人精明强干，谦逊随和，又是内亲，不久就成了他实际上的得力助手，遇事都要先找龙雨汇商谈。

“喂！是雨汇吗？我是永衡，晚上到青莲街家中来一趟。”

卢汉在昆明有两个下榻处：一处是青莲街的卢公馆。这是朱漆大门、水磨青砖的古朴建筑，四进五天井。有前院后院，古朴清幽，是夫人龙雨清住的地方；另一处是翠湖东路的卢寓，却是西式别墅。二层楼房外有高高的围墙，院中是花园，两扇大门敞开，汽车可直进直出。二楼阳台正对娟秀的翠湖。这是他小憩和私人会客的地方。

卢汉回到青莲街家中，天还没有黑，夫人龙雨清便招呼摆上晚餐。在昆明来说，这个时候吃晚饭已经很晚了，因为云南人世世代代养成了只吃两餐的习俗，一般晚餐在四点多钟就开了。卢汉在生活上十分考究，每餐必有几个好菜。龙雨清每餐都给他搭配的很好，或四荤二素，或四荤三素。但他最近心绪不好，吃起来食不甘味，总是三筷两口就抹嘴巴，好象在例行一桩枯燥无味的公事。这可急坏了龙雨清。她虽和卢汉同出一族，但出身书香门第，是个大家闺秀。为了适应丈夫的考究生活，也不得不学点烹饪技术。今晚端上桌的不少菜，就是她亲手调制的。云南三七气锅鸡、滇池金线鱼，从滇西采购来的乳扇、乳饼，煎炸得金黄金黄。还有鲜鸡棕烩云腿丝、清炖青头菌，以及卢汉爱吃的辣豆豉等等。这样的家乡美味，不管谁见了都会垂涎的，可是卢汉还是没有吃几筷子就放下了。温存、娴淑的龙雨清只好泡了一杯普洱茶，送丈夫进内房歇息。

卢汉走进内房，一头倒下就躺在烟榻上。谙知卢汉脾性的龙雨清，立刻就明白丈夫要抽大烟了。她迅速端出鱼骨镶嵌花的大烟盘，摆到榻中央。点起银丝罩的烟灯，拿出象牙嘴的大烟枪，伏身斜躺在卢汉的对面，给他烧起金黄乌亮的大烟炮，熟练地装进烟斗烧眼，让丈夫畅快地吸起来。卢汉对这鸦片，早在讲武堂时就染上了，按他自己的说法：“鸦片能除百病是假，提提神倒是可以的。”此时，两个大烟炮一烧，果然提起了一点精神。正好丫环来通报，龙舅老爷来了。

龙雨清走进内房把军帽拿在手里，没有行军礼，也没有唤官衔，只是亲昵地叫了声“姐夫，姐姐！”显得很随便。

卢汉欠身招呼他坐下。龙雨清没有叫丫环泡茶，只是端来一盘金灿灿的菠萝蜜、一盘白嫩嫩的宝珠梨。她给丫环打了个招呼，没有特殊事不许任何人进后院，丫环点点头，拉上房门走了。

卢汉精神虽然提起了一些，但皱着的眉头仍然还没有舒展开。他坐在床边，漫不经心地问龙雨汇对当前局势的看法。龙雨汇便随意交谈了一些。卢汉要急于知道的是，面对目前的非常局势，我们应该怎么办？退路到底应该怎么选择，而不是这些泛泛而谈，便单刀直入地提出：“雨汇，你看我们怎么办？”龙雨汇没有马上回答，他在注视姐夫的面部表情，那板刷一般直立的短发，似比往常细软了许多。紫红色的脸膛已失去了光泽，眉头还是紧锁着。他知道姐夫目前的心情矛盾重重。但话从哪里说起呢？龙雨汇一时拿不准。卢汉看龙雨汇不开口，便又催促着说：“雨汇，你就随便说说你的想法嘛，说得对与不对，出了房门都不算数。”

龙雨汇没有急于开口。在姐夫面前他从来不“先入为主”，只是姐夫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共事十几年，他摸透了姐夫的心理和脾性：对一些没有把握的机密事，姐夫从不轻易外露，总想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龙雨汇深知姐夫粗中有细的脾性。于是他讲话也很注意掌握分寸，做到可进可退。

“我们怎么办？无非有几条路可以考虑。”龙雨汇款款地开了口，“一条路是跟着委座继续干，不行了就跟他一起到台湾去。”

龙雨汇说到这里，便看着姐夫的反应。卢汉闪着迟疑的目光，停了好大一会，摆着手，轻声地说：“把我这把老骨

头葬到台湾去呀？”

“第二条路，要么投降，争取共产党的宽大。”

龙雨汇说到这里，卢汉好象被什么东西狠咬了一口，“霍”地一下跳起来，说：“投降？哼！哼！翻翻卢家、龙家的家谱，有没有这样的字眼，我宁可死也不会投降。”

卢汉的暴躁又冲了出来。龙雨汇被哽住了，沉默了下来。卢汉发现失态，自嘲地笑了笑：“唉——怎么搞的，我这个毯脾气。”他揉揉硬挺的短发自歉地向龙雨汇晃了晃脑袋：“雨汇，你再说，你再说。”

龙雨汇看了他一眼，抿了抿嘴试探着说：“第三条路，要么就是举行起义，迎接解放……”

一听这话。卢汉猛然捏着拳头举了起来。龙雨汇止不住一阵心悸，姐夫又要发火了。但卢汉的拳头没有挥下去，翕动着的嘴唇也没有发出咆哮。停了片刻才缓缓摇摇头，疑虑重重地说：“我是被点名的杀人犯，手上沾着共产党的血，起义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不，”龙雨汇把身子俯了俯，“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卢汉还是摇着头忧心忡忡地说：“别的还有什么路？雨汇。”

“最后还有一条路，弄笔钱，到缅甸或香港隐居起来，当个寓公。”

卢汉微微点了点头，紧锁的眉头舒展了一下，刚说了声：“这一条路倒是可以考虑，不过……”丫环跑进来通报说，省府机要副官送来急电。

卢汉关照丫环叫机要副官在前院大厅等候，然后给龙雨

汇、龙雨清交待：“刚才议论的，到此为止。向外面不能露一个字。”便匆匆来到前院大厅，接过副官送来的台湾急电。电文是：卢汉主席：

卢汉主席：

洞悉，共军有向云贵川逼进之势，令你区当即准备，加强防务。对于防守云南，我已拟就一套完整方案。具体部署，待我飞渝后再告。

蒋中正

卢汉捏着电报，半天声响不得。委座要飞重庆，而且“拟就防守云南的一套完整方案，”这套方案对自己究竟是祸还是福？他疑惑地推断着，猜度着，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又在心头压上了一块疑云。